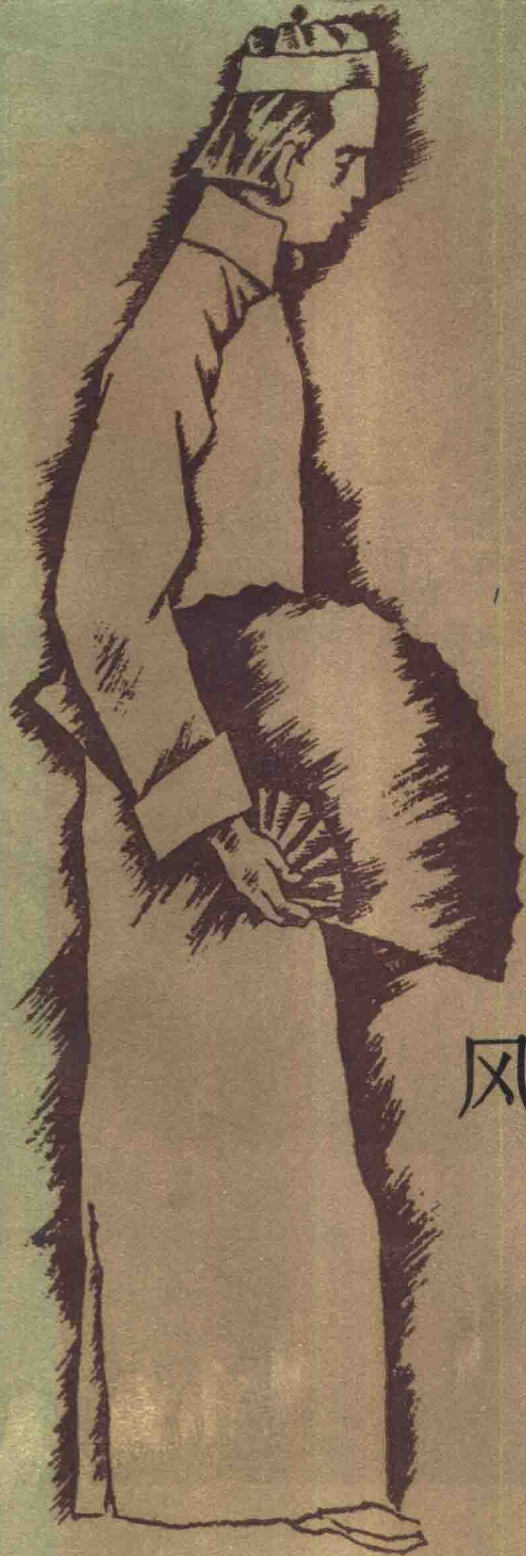




风流少东

四海著

风流少东

· 四 海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是以亚圣孟子六十八代孙孟洛川为题材，写他如何经商以及这个人物的风流故事。比较充分地表现了二十世纪初，民族商业与官、与洋、与民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深刻地反映出我国民族工商界和帝国主义及中国买办的斗争状况，高亢地讴歌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部作品塑造了不少人物形象，同时也写到几个历史上的真人，如袁世凯、李鸿章、赛金花等等。在这些人物身上的笔墨，虽然多寡相异，但都会给人以有血有肉的具体感觉。该书语言流畅，细节鲜明，在读者的思想屏幕上，能绘出许许多多活生生的画面。

风 流 少 东

Fengliu Shaodong

四 海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96,000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12 $\frac{3}{4}$ 插页：3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

印数：1—9,500

责任编辑：王德昌

封面设计：耿志远

责任校对：刘文英

统一书号：10158·1000

定价：2.05元



の10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桃花运	13
第二章 女娲之石	24
第三章 青梅竹马	40
第四章 历史选择了他	57
第五章 古韵琤琤	79
第六章 蓝图	94
第七章 人才是财神	110
第八章 “内廷供奉”唱广告	129
第九章 第一个发洋财的	143
第十章 风流少东	160
第十一章 风雪孤灯	179
第十二章 家花不如野花香	187
第十三章 离离山上苗	195
第十四章 手足与性命	206
第十五章 根之梦	214
第十六章 根的竞争	225
第十七章 金蝉脱壳	244
第十八章 貂蝉冠	253
第十九章 春天里的灾难	262
第二十章 “猪肥”了的悲剧	273

第二十一章	五壘千古泪	286
第二十二章	庚子洋禍	299
第二十三章	烧不死的金凤凰	309
第二十四章	“辫子商人”	327
第二十五章	变 种	338
第二十六章	洋货的侵袭	344
第二十七章	金色的小鸡草	354
第二十八章	心灵的火焰	367
第二十九章	流血的彩虹	380
第三十章	风萧萧兮	395

序 幕

谁说黄河里流淌的是河水？

谁说河床上沉淀的是泥沙？

谁说咆哮的是波涛？

谁说跳跃的是浪花？

水，有这般凝重吗？

泥沙，能这样地闪着金子一般的光彩吗？

波涛，能这样地有着悲壮的愤怒和痛苦的呼号吗？

浪花，能这样地和人的心灵的跳动一样具有生命的欢快吗？

黄河里流淌的是人类的眼泪，沉淀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咆哮的是岁月的呼喊，跳跃的是人间的悲欢离合……

黄河，一个民族的命运之河呀。

如今，又有一个故事在它身边发生了。并且，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了八十九年的酸甜苦辣，化做黄河里的一朵浪花……

嘿哟哟，嘿哟，

高粱红了，

谷子笑了，

娘们睡了，

狗不咬了，

纤绳直了……

一艘大木船，一面象老和尚的百衲衣一样，补丁贴补丁的帆，十几根粗粗的麻绳，十几个古铜色的人的脊背，一齐艰难地向深水里运动着。多么艰难地运动呀，几乎象是一群蝼蚁在搬动着一座房子那样艰难。

嘿哟哟，

嘿哟，

嘿哟哟，

嘿哟……

船不动了。船头栽进了淤泥中。人们拼命地拉，船也不动了，象死在了沙漠里的骆驼。泥沙太厚了……

“咔嚓嚓，咔嚓嚓……”一辆装满了日本兵的军列，恰恰在这个时候，从大桥上窜过。火车那呼啸着飞驰的骄横，使得大铁桥哆嗦起来，大堤哆嗦起来，甚至黄河和与黄河连着的大地也哆嗦了起来。

黑黑的车头，暗绿色的车厢，活脱脱一条长蛇。长蛇从济南府出来，向燕赵和京都窜去。

这时候，太阳吸尽了西天的万匹云锦，变得血红血红的了。那些变得乌黑乌黑的云朵儿迅速地集合在了一起，堵成了一堵墙，挡住了太阳，在大地上形成了一大片阴影。太阳因为被遮挡而愤怒得烧起了火焰，把乌云的墙烧了一个洞，太阳便又胜利地露出了它的血红的面孔。

夕阳西下，黄河岸上佇立着一个苍老的人。

他老了，非常非常地老了。在夕阳的映衬下，他显得更老了。他只是一个骨头架子了。机械地摆动着的双腿和双臂，显示着生灵之气已离开了他；满脸皱纹，铅灰色的面孔，说明着，这篇变幻无穷的人生文章最后一个句号即将完成了。他的两只大大的、然而呆滞无神的眼睛象是嵌在两个蓝色的圆圈里，眼珠子直勾勾地定着。这样的眼睛，是一片虚空，是一片死亡，又是一片幽深不可测的海洋——是的，只有虚空和死亡才是真正幽深不可测的。胡子白了，眼睫毛白了，他脑勺下面那条又细又长的辫子却奇迹般的乌光油黑着——哦，老头儿特别喜爱他的辫子。一切都可以任其衰老，这条辫儿却要用英国产的染发精染它一染。然而黑辫子一衬，老人显得更干枯了。

可是，世上再老的人，也不能这样的干枯啊！也许只有一生命运大起大落、历尽人间沧桑、演尽悲欢离合、熬干了一腔心血的人，才能这样……

老头儿真象一个木乃伊！

木乃伊穿戴、装束得却很漂亮、阔绰：

他身上的绸衣缎褂，比起刚刚消失了的云锦，逊色不了多少。那件杏黄色巴图鲁坎肩，那身九霞缎长袍，万岁爷散朝后穿了也不失架的。尤其是他戴的那顶帽子，更是珍贵绝伦——这是一顶什么样的帽子呀！这是一顶貂帽。宋朝时叫做貂蝉冠。不用说老百姓，朝廷里文四品、武三品以下的官儿也不佩戴的。到了大清，貂蝉冠变成貂帽了。帽子全是紫貂做的。大清末年，专给朝廷里做龙袍的江宁织造署、苏州织造署都做不出这种帽子来了，全国只有瑞蚨祥一家能做出来。这种帽子，除了朝廷里够格的官员能戴，其他人戴了头就没影了。可是，这个老头儿戴了。他是什么大官呀？他只是一个商人。当然，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商人。可是，很大很大的商人也是商人

呀！他却能够戴，有资格戴。所以，他把这顶帽子当做一生荣耀的标志。当他准备走向人生彼岸的时候，他没有忘记戴上他的这顶貂帽……

“呼，呼……”苍凉的顺河风，把一些泡沫、沙尘和一些云丝儿搅成了一面弯弯曲曲的雾幔。天、地、河、村，一切的一切，都变得苍苍茫茫，浑浑沌沌。一只往南飞的大雁，掉队了，在雾幔里哀鸣着，挣扎着。

一些思想，一些幻觉，一些往事的影子，一些心灵上的记忆，一些说不上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十分清晰地老人的头脑中出现了……

人的生命的回光返照，能照亮一生走过的道路上的草草木木，石头棘丛呀！

“轰隆——轰隆！”

沉重的波涛撞击着堤岸，使天地间回荡着一股足以震撼千里长堤的声音和力量。波涛自己呢，却粉身碎骨了，变成了一些白色的泡沫。这惊天动地的力量和粉身碎骨的死亡，却不能动摇这个衰颓的老人一步步向岸崖走去的决心。人，自觉地向死亡走去，是需要一种铁的决心的。

他一步步走着！

心灵深处开始自言自语了——

黄河，你真是我命里注定的归宿。十八岁时的那个风雪的白天，我骑着马向济南府飞奔的时候，一个铁的誓言便在心中形成、便在血液里溶化了：

弄不好店铺，就跳黄河。

死，也要有个样子。

我的这个誓言，不是匹夫夸口，也不是文人的宣言，是一

个大丈夫的人生决心呀。

我实践过。

庚子那年，八国洋毛子占了北京城，他们在前门点了一把火，大火烧了我的瑞蚨祥。什么样的瑞蚨祥呀！刚刚建立起来就显示了其无比辉煌的瑞蚨祥呀！它就象我的还没有度完蜜月的妻子。不，它应该象我刚刚得到的情人。四十万两银子成了灰烬，我绝望了，骑着马向黄河箭一般地射去。那时节，我何等气派，我没有一点点胆怯，只有悲壮之气在胸中回荡。我第一次懂得了，不光战场上有英雄，商业中也有气派人物……如今不行了，老得连马也骑不动了，心有豪胆而气不足了。要紧的是，我输了，输得太惨了，几千万两雪花银子输光了，还是输给了日本人……哎，我孟洛川从一走进买卖场里，就抱定了这样一个铁的信念——

我就不信在中国的大地上，中国的商人做买卖做不过外国人。

想不到，现实把我的信念碰了个粉碎。

输给日本人，太没脸了。早知今日，当初何必要战败那么多的中国人？我输给我的同类总比如今好哇！

人老了。最主要的是，精神垮了，浩然之气没了。要不，老夫还能象当年一样的。半年前，那个英国人璞鼎查不是还说我是世界商场上的一员“骁将”吗？他不是说：“东亚巨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吗？

如今，我却只能这样地一步一步向黄河——我的人生的终点挪去了！

嘿哟哟，嘿哟，

黄河拉直了，

泰山拉平了，

……

那艘大木船，终于从泥沙里蹚出了一条路，挪进了深水里。

船头一探进深水，整个大船就高兴得抖了几抖，猛地向前驶去。

船身犁开了波浪，拖出了一条白色的长龙。

老头儿猛地停住了脚步。

身后呼呼的风声似乎吹来了马蹄声！他转过身来，却发现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道白光光的大堤，象死去的情人的苍白的躯体躺在眼前……

他苦笑了——

我太痴了。不会再有懿旨来救我的命了。当年给我降旨的老佛爷，还有给我求旨的袁大皇帝，还有给我说情的小樱桃，他们都成古人了。如今，连皇帝都没有了。有的，是日本人的屠刀和“纤维组合”、“内外棉株式会社”……其实，就是天上再降下一位万岁来，他再给我一道圣旨，我也爬不起来了。当年，北京的瑞蚨祥烧了，还有济南的、上海的、苏州的。如今，天下的瑞蚨祥我都输光了。我把所有的瑞蚨祥握成了一个拳头，打了日本人的干儿子孟显扬，把他的挂着中国招牌、卖着日本羊头的“谦祥容”击碎了，我孟洛川名震亚洲呀。日本人亲自出马了，他们用三辆军列，从周村，从南京，从镇江，从福建，日夜不停地运来了日本绸——用中国的蚕丝织成的日本绸，还有日本布……我输了，在一场铁与火、阴谋与阴谋、实力与实力触目惊心的较量中，我输了。百万富翁转眼间成了穷光蛋。

人生真有意思，一会儿在天堂上，一会儿又来到了地狱

里……

如血的夕阳消失了。乌云的城墙也和夕阳同归于尽了。西天淡青而又干净。“日暮风浪止”，黄河也有安宁的时候。顺河风没了，雾幔也没了，河水也似乎清澈了许多……

这里暂时的安静，倒使这个自杀者感到了死亡的渐渐清楚的狰狞。

他又茫然地向黄河南岸望去。不是幻觉，也不是往事的影子……那是什么？那是一片片大火，一片实实在在的大火，浓烟滚滚，直冲云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村子全部点着了，全部点着了……哭声传来了，呼喊声传来了。这是一场人灾，那次是一场天灾。有时候，人灾比天灾更可怕呀！他挺了挺腰板，竟又有一股“普救众生”的浩然之气从衰老的心房里产生了。他踉踉跄跄地向着那一片片大火的方向走了几步，却又猛地停住了。纵横交错的皱纹形成的难看的苦笑，又一次浮上了他的面孔……悲哉！老夫再也没有本事象当年那样叫老百姓在黄河岸边给我立长生牌位了：黄裱纸叠成的如石碑一样，上头写着：“救苦救难的……”几百个牌位插在河堤上……

脚下就是黄河了。

老头儿站上了一个青石礅子。这青石礅子，是拴船礅子。一个大铁环，镶在了青石礅子的中间。礅子的下边，水很深，浑黄的水向深处打着漩儿。想不到，这里倒是没有淤泥，只有一些泡沫。

他突然被巨大的悲痛攫住了，干枯的眼里涌出了那么多的泪水。真见鬼，这样的—一个干枯的老头子，还有这么多的眼泪。他的满脸纵横的皱纹里全是泪水了。他那团丝线一样细的

雪白的胡子，也随着眼泪的汨汨流出而轻轻地抖动起来——

我，亚圣公的六十八代嫡系子孙，轰轰烈烈地走完了我的一生，难道就要永远地默默无闻了吗？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好象死了一样。我活着，确实是慷慨悲壮地活着；我死了，难道就真的死了吗？

一个声音在他的头顶轰响了：

“活该！要想名垂青史，一立德，二立言。德乎，无人不说你奸；言乎，你字字写的都是金钱！”

买卖人，五蠹之民。自从韩非子给买卖人定了这个案，这个案就成了铁案了。这个铁案，到哪一朝哪一代才能翻呢？

又一个声音在头顶轰响了：

“你算什么亚圣子孙？逆子，厚颜无耻！”

老祖宗，老祖宗呀，你承认你这个眼看就要永远消失了的子孙吗？

……啊！

亚圣支祠！一座祠堂在老头儿的眼前出现了——

这座和孟庙一模一样的祠堂是我的亚圣支祠吗？

是的！看看，这四个镏金大字“亚圣支祠”，不是袁项城的手笔吗？袁兄，袁大总统，袁大皇帝，你这四个字写得还真有点龙飞凤舞哩！写这四个大字时，你大概正在做着真龙天子的梦吧！

啊！

那座牌坊在眼前竖起来了。

这牌坊，不是老佛爷赐给我的吗？“乐善好施”，我是亚圣子孙，应该乐善好施。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呢？一座青石牌坊！哎，多么大方的恩赐呀！

亚圣支祠的门好象开了。

谁从庙里出来了？这个老头儿有点眼熟。想起来了，邹县亚圣殿里那尊彩塑的孟子像就是这个样子。他大概是老祖宗了。他从支祠里出来，说明他已经承认了他这一支流落他乡的子孙了。老祖宗怎么不见了，只打了个照面怎么就不见了？看来，老祖宗对他的这一支骨血并不感兴趣，或者干脆就不打算承认他的这一支子孙……

多么不公平呀，老祖宗！

你有哪一个子孙，象我这样，为孟家赚取了那么多的金钱。我把一个乡下镇子变成了一座指挥部，指挥着北京、上海、天津、汉口、苏州、济南和一些小城市的一百多幢大楼里的伙计们为我赚取着金钱和名声。小清河从济南流出，流进了旧军；赵匡胤开凿的运粮河从明水出发，流进了旧军；这两条河流呀，流呀，流了几百年，流到了我这一代，河水变成了金钱……

多么不公平呀，老祖宗！

您不感到奇怪吗？我的社会地位如此之低，却又有那么多的达官显贵愿意和我交朋友。我也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英国人璞鼎查，做了大清皇朝的总税务司后，专门拜访了我。他叫我丝绸大王，他说，旧军肯定是一座魔窟，它如此之闭塞，却诞生了一个东亚巨商。当他知道我是亚圣子孙后，他双手扳着我的肩膀，无比亲热地说：“原来您的血管里也流淌着贵族血统。中国的贵族也开始了蜕变……规律，世界之规律。”老祖宗，我六十大寿时，谁给我来拜寿了？和我同坐一桌的都是谁？原大总统徐世昌也！原四川总督、翰林王仁文也！原国务总理靳云鹏也……我母亲七十大寿时，来旧军拜寿的官儿不用说了，唱戏的就来了三大“内廷供奉”——他们都是专门给老佛爷唱戏的。当时，从枣园火车站到旧军的大路上，彩车、

香轿、兵弁，整整排了三十里长……

嘿哟嗨，

咻咻哟，

黄河好风光……

纤夫轻松的号子声把老头儿从神思中惊醒了过来。他觉得心里舒畅了一些。人，这样子活了一生，也不算太屈了。可是，这样轻松只是待了一小会儿。很快悲壮、压抑、冤愤的情绪便又统治了他的心胸。

你是亚圣六十八代孙又怎么样？

你在亚圣的千千万万个子孙中最轰轰烈烈又怎么样？反正，你背叛了老祖宗的道路。只此一条，你便不行了。

你不承认你的叛逆？

你看看，“孟母断机”碑向你砸过来了；弘历皇帝御赐的“亚圣孟子赞碑”向你砸过来了……

你敢不承认吗？

奸商。

奸商！

奸商！！

“让黄河之水把我吞没吧！让黄河之水冲刷掉我在世界上走过一遭的所有痕迹吧！”

他喃喃地说。

他木然地向黄河扑去……

奇迹出现了。

大堤上来了一辆红勒脚大鞍儿车。车子停下了，车夫飞快地跑过来，抱住了他。

车子里，出来了一位老妇人，娇贵而又俏净。风流和多情似乎永远伴随着她，从年方二八一直到八十日暮，就象星星永远不离开月亮。

他醒来时，已经坐进了鞍儿车里。身旁，老妇人正把一碗莲子汤往他嘴里一匙一匙地喂。……清香，甘美，绵腻。这是白云湖上的莲子呀！莲子汤沁入了他的心脾，似乎给他已经枯竭了的生命又注入了一些活力。并且，这美味的莲子汤，使得他心灵最深处的门扉启开了……是她！是她呀！

他心里一阵难受。

他的心灵从麻木中苏醒过来了。

“洛川如今是一个破产的商人了。”

老妇人微微一笑。这笑靥，叫他精神为之一振。

“小芙蓉也是一只风烛残年的孤雁了。”

他看了她一眼。这样的老人了，还说出了这样的话：

“你该知足了。”

妇人眼圈儿红了。她哀怨地、挑战式地看着他……

他又说：“你可以沾袁世凯的光，名留青史了。”

老妇人的腮上流下了两行清泪：

“……少东家，这可要谢谢你了。没有你，我哪有这种福分呢？”

洛川觉得有只手开始在他的心窝里搅着，搅着……

“这一辈子……辛辛苦劳，勾心斗角，机关算尽，惨淡经营……还有，亲生抛爱……这一切，又得到了什么呢？财，空如也，名，烟消云散……”

“少东家，你说错了。贱妾没有多大见识，只是觉得你说